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李楷固獻契丹之俘也含樞殿葢在三陽宮

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 鈐其廉翻因肩翻

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召公卿謂將帥合宴也

舉觴屬仁傑曰 屬之

欲翻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將帥上即亮翻下所類類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戊寅車駕還宮自三陽宮還洛陽宮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吐從暾入聲將即亮翻昌松縣即漢武威郡蒼松縣吕光改為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使疏吏翻璟居永翻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諸論死見上卷聖歷二年麴莽布支新

為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還音旋又如字）司府少卿楊元亨（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楊弘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元禧嘗忤張易之（忤五故翻）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馬何羅為逆於漢武之時

而馬援貴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併弃其子孫此盖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尼女夷翻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翻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詿戸

卦翻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崔豹古今注闤市垣闠市門闤戶關翻闠戶對翻化誘所急切於官徵誘音酉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施式豉翻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用太宗詔中語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刹初鎋翻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覆敷又翻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釋氏謂佛為如來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比毗至翻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

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難乃旦翻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為所敗剽匹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降戶江翻誘音酉遂俘其衆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好呼

到翻爭讀曰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鞚苦貢翻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見賢遍翻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將即

亮翻相悉亮翻仁傑對曰文學緼籍緼於問翻藉慈夜翻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犖呂角翻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自大州長史進神州司馬故曰擢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辛子恤翻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監古銜翻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祁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　考異曰梁公傳云

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暐袁恕己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遽不測其由袁恕己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興而家亡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閒之處叙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叙其言言猶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于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

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既誅袁謂張公曰皆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柬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譎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舉柬之彥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

宰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

者説皆此本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為于僞翻下為之同初仁傑為魏州刺史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史言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蕭闗在原州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闗縣厥九勿翻 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以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 赦天下 丁巳

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尚書右丞鸞臺門下安石津之孫也韋津亦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賈音古勞力到翻同列皆歎服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乃真宰相非吾屬所及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還從宣翻又音

如字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厥九勿翻

時屠禁尚未解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鳳閣中書全節縣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上時掌翻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闕入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喝呼葛翻徒長姦欺長知兩翻為政者茍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見賢遍翻改元大足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因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圓獄外羅墻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鸞臺門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邢州天寶改曰堯山縣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

漏泄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舊志循州至東都四千八百里選須絹翻下遐嫁翻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先是制獄既繫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以上官之下獄者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帥讀曰率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

災豈得謂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為于偽翻下同　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令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又翻求禮颺言曰孔安國曰大言而疾曰颺颺于章翻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於喬翻此鼎足非其人三公鼎足承君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七小翻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　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摠管以備突厥　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嘉興置

海呂部尉梁陳屬錢塘郡隋屬餘杭郡唐屬杭州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迥戶頂翻媵以證翻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弃之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盜六妬忌七惡疾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養余亮翻忤五故翻安敢留也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相悉亮翻帥所類翻

統諸軍擊之末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先聖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恒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推吐雷翻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離力智翻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

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
内建昌諸王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内王攸寧封建昌王承陛下之
蔭覆覆敷又翻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
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
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
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屏卑
郢翻疏奏太后召見見賢遍翻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
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

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重直龍翻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延基承嗣之子也承嗣太后之姪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改元長安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暐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惡烏路翻

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唐吏部四司令史八十人）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復扶又翻又如字）仍賜綵七十段（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唐主客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屬禮部使疏吏翻）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先悉薦翻）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磧七迹翻）

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復扶又翻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收率者收民一而率其耕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粮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夏戸雅翻被皮義翻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閲其人一曰射長垜試射長垜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二入中院為上入

次院為次上八外院為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摠不中為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反不中為次四曰步射射屮人中者為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為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曰舉重謂翹關率以五次上為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

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使疏吏翻恒戶登翻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

禦（嬀居為翻）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復扶又翻）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謂召廬陵王自房陵回復為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天皇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魏田豫告老曰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辠人也）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

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言不顧其func而上疏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

太后亦不之皐　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帥所類翻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守手又翻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光宅元年改太僕寺為司僕寺兄弟貴盛埶傾朝野朝直遥翻　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豫博

事見二百四卷垂拱四年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得為理為于偽翻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薩桑葛翻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摠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欲以擊突厥然竟不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之後即翰林院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時涼州都督唐

休璟入朝亦預宴(璟居永翻 朝直遥翻)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龍朔改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四鎮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也碣其謁翻亘古鄧翻)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將即亮翻)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

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監古銜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處昌呂翻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考異曰松窗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頲夔之曾孫也頲它鼎翻蘇夔威之子隋開皇初議樂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

大使使疏吏翻下同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太宗平高昌于西州之北置庭州即漢車師後主之地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置平鄉縣治古鉅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隨條而析之隨理而分之莫不洗然洗與洒同蘇蟹翻洗然悚然也循憲因請為奏皆

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 見賢遍翻 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 見賢遍翻 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唐司勳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屬吏部監古銜翻 賞其得人也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使疏吏翻下同 閏月丁丑命韋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 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

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卒子恤翻）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妻七細翻）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溺奴狄翻）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歷云十四日癸卯今從之）戊申以相王旦為雍州牧（相息亮翻雍於用翻　考異曰唐歷十八日丁未今從實録）庚戌以夏官尚書檢校凉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考異曰武平一景龍文館記作烏折勒今從新舊書安西道絶太后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上時掌翻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將即亮翻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

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誣陷斛瑟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叙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朝直遥翻烏質勒悉併其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旣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埶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凡牙參者立于庭下上時掌翻聽讀曰廳元忠到官叱下之下遐嫁翻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

朝臣無以易薛季昶雍於用翻朝直遥翻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少詩照翻鄉在岐州戸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甞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元忠自言朝廷乏人已得承之備位宰相被皮義翻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辠也小人在側斥張易之兄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

主之所愛也司禮丞即太常丞戩即淺𣶘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言為久長之計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說讀曰悅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為縣曹屬邢

州環居永翻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辠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言叩閤門而力爭也程大昌曰凡內殿便殿皆可謂之閤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濟子禮翻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幾居希翻汙烏故翻累力瑞翻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

使速言趣謂曰促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朝直遥翻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呼火故翻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衣於既翻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語牛倨翻勝音升臣實言曰明公

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台為泰階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宰輔得人則玉衡正而泰階平故謂宰輔為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寃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治直之翻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辠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恒戶

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下遐嫁翻恟許勇翻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箝其廉翻朝直遙翻迕五故翻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重以直用翻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即含元殿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

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城於古鄚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以後來士斷書之鄚苦么翻　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后殺之耳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帶端州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

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景城屬滄州晙私潤翻又音俊復奏申理元忠復扶又翻下子復同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戍晉以下為南徐州隋

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監古銜翻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使疏吏翻趣讀曰促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辠欒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

操于高翻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朝直遥翻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璟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是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門生

家奴呼其主為郎令俗猶謂之郎主舉坐悚惕坐但卧翻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怨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中竹仲翻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守式又翻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都十一月突厥遣使謝許昏使疏吏翻丙寅宴於宿羽臺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太子預焉宫尹崔神慶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别敕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

召皆用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以鯉魚為符遂為魚符至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因改魚符為龜符為于僞翻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使疏吏翻見賢遍翻朝直遥翻下同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處分下遐嫁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為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獠魯晧翻擁衆數萬攻陷州

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郎掌國之封爵屬吏部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使疏吏翻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降戸江翻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騎奇寄翻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嶺外悉定　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使疏吏翻　吐蕃南

境諸部皆叛賛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將即亮翻賛普生卒子恤翻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弃隸蹜賛為賛普生七年矣史言諸論既亡吐蕃國勢稍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萬安山在洛州壽安縣西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

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朝直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逆翻忤五故翻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盧承慶見二百卷顯慶二年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天官吏部嗣祥吏翻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夏官兵部鳳閣鸞臺中書門下迥戶頃翻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隋改梁周之合州為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

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相悉亮翻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比毗至翻累力瑞翻罷累也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探吐南翻得韋嗣立及御

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讓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鍠户萌翻又音皇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東都東一千二百五十七里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重直龍翻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趙州欒城縣人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

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為敷州刺史於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至忠引之玄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年監古衛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　太后幸興泰宮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復扶又翻洛城北邙山有白司馬阪今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見賢遍翻下見在同散如字施式豉翻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

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先悉薦翻相息亮翻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為于偽翻仍召見廷珪見賢遍翻深賞慰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

秩位並同三品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
泰宮　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
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
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
史（守手又翻）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
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唐十部樂）

有高麗伎舞者四人楊再思蓊傚之為此舞舉坐大笑坐徂臥翻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譽音余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下遐嫁翻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强市人田光宅改大理正為司刑正從五品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己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範奏張

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合音閤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以譏再思言再思妖媚如狐特兩脚耳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

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考異曰唐歷云五日戊午今從實錄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夏官即兵部也故云然相息亮翻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旣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

拘見上卷聖歷元年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摠

管辛酉以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使疏吏翻 元之將行太

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外司謂外朝諸司官 對曰張柬之沈厚

有謀能斷大事沈持林翻斷丁亂翻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

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

十矣 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

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累力瑞翻下同）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唐六典曰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盖今員外郎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美遷為尚書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煬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員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吏部置二人天官即吏部）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

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相息亮翻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間如字崔玄暐奏言皇

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相息亮翻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玄泰占相玄泰言昌宗有天子相相息亮翻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韋承慶推鞫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為鳳閣侍郎今從唐歷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

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法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首式又翻）弘泰妖言請收行法（妖於喬翻下同）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復扶又翻）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處昌呂翻）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停其事且莫推究）俟更檢詳文狀璟

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江都縣帶揚州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屈九勿翻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當列狀誅璟璟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

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判之有密告璟者乘庫車于它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司刑少卿桓彦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荷下可翻而包藏禍心自掐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

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茍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辠三司謂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大三司考竟又詔中書門下同鞫之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辠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昪皮變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埶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首式又翻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

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分扶問翻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忤五故翻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使疏吏翻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考異曰御史臺記唐歷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

云特敕原易之乃令詰璟謝則是昌宗敕免時璟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鞫當是璟執正其罪而神慶寛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鞫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光宅分御史左右臺各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東光縣漢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樂音洛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躁則到翻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陽休之仕高齊貴顯先是李嶠崔玄

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先悉薦翻屬之欲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上時掌翻）太后乃從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景雲元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天寶八年追尊大和大聖皇帝十三載追尊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考異曰新紀長安五年正月）

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光宅元年改尚書左右丞為文昌左右丞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左右丞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

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閿鄉楊元琰相代荊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荊府閿鄉在漢弘農湖縣界隋分置縣屬洛州唐屬虢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閿音旻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魏晉置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共平章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郎置常侍

從三品掌陪從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唐末嘗置散騎侍郎也據舊書湛時為右散騎常侍當從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時太子於北門起居洛陽宮北門亦曰玄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也彥範暉謁

見見賢遍翻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𤣥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𤣥武門帥讀曰率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唐東宮內直局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扇繖几案衣服之事安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察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人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橫戶孟翻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按光宅元年廢太子廬陵王至是三十二年今天誘其衷誘音酉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

豎復李氏社稷（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蹔與暫同）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怛當割翻）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狥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罔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柰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過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元中宗實錄唐歷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

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歷等參取舊傳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上時掌翻從才用翻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廡音武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環音宦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長知兩翻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

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李義府朋附武后高宗以取相位）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南（梟堅堯翻）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相息亮翻）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

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王主謂儲王及諸公主也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言其且誅滅能作樂得幾日也滅去復書之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監古銜翻赦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璽斯氏翻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

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量音良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為内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

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右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恐誤

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敬暉遣使就索千騎使疏吏翻索山客翻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唐歷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

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幟昌志翻復以神都為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扶又翻又如字北都為并州天授元年以并州為北都并畀經翻老君為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東都四千七百里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五百二十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尚辰羊翻守手又翻太后之遷上陽

宮也見上卷是年正月　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此姚元之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上時學翻疏所去翻令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王于況翻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士彠太原郡王朝直遥翻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己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直龍翻樂音洛上之遷房陵也遷房陵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勅使至輙惶恐欲自殺使疏吏翻后止之曰禍福無

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復扶又翻又如字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辰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翻伏見陛下每臨朝朝直遙翻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幔莫半翻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

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遥翻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矦千里褊躁無才躁則到翻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

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彦祿猶在彦祿謂武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劉幽求武强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遥翻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彦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狄梁

公傳曰袁謂張公曰皆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上官儀死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屬之欲翻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妤音接予

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棊各行六棊故謂之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埶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為于偽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數所角翻下同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

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張知兩翻）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復扶又翻）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䟽諫曰（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白龍魚伏見困豫且且子余翻）上

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重直龍翻下同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惡烏路翻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三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

固辭而止相息亮翻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黄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重茂為温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重直龍翻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韋武之意也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

一李泰授曹仁哲　已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梟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梟工堯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妖於夏喬翻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

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頴達為國子祭酒豈晉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引論語孔子之言上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貶見上卷長安三年 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

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璟俱永翻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見天授二年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

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劵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 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常職翻伺相吏翻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

思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翻愔於今翻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柬之敬暉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也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埶

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去羌呂翻朝露易晞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為于僞翻下因為同三思大悦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譛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晝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

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為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頮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暐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暐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

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表恕已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為夏官尚書玄暐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三月恕已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暐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暐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暐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朝直遥翻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一

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復扶又翻下温復翻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易州刺史趙履温桓彦範之妻兄也彦範之誅二張稱履温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温以二婢遺彦範遺于

季翻及彥範罷政事履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之欲翻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遥翻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弃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去羌呂翻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

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衷誠也由衷言出於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瞿九遇翻瞿然驚視貌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所以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唐制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河內王懿宗等十二王皆降為公以厭人心樂音

洛厭於協翻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璟俱永翻豆盧欽望為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摠管以備突厥驍堅堯翻說讀曰悅厥九勿翻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先悉薦翻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朝直遙翻午後決省事省事尚書省事也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復扶又翻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

侍中楊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故太子弘謚孝敬皇帝帝兄也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守式又翻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髙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千二百雜用九百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冑四曹參

軍騎曹參軍掌外府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敎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朝直遥翻宜杜絶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禄賜又鄭普思葉静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技渠綺翻朝直遥翻省悉景翻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

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録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改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為名唐屬滑州謇九輦翻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贍而豔翻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為正五品散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為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改葬

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武士彠封太原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從才用翻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呂翻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守從又翻　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時掌翻　壬午上與后

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相息亮翻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即洛城殿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為之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裸郎果翻索山客翻疏奏不納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去羌呂翻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

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入東曰同明殿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縫扶用翻今啟其門必須

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讓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寧以下皆

皇女也樂音洛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　考異曰實錄新記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暐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玄暐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亳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賜閿鄉僧萬回號法雲公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而回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上

下知兩翻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敘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此始也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使疏吏翻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皋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

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内黄斥丘肥鄉置臨漳縣屬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守手又翻瓌頲之父也頲它鼎翻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兖州司倉之遜弘農縣帶虢州治弘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厨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

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州郡隋平陳置撫州曇徒含翻悛丑緣翻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俱永翻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

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皐狀事連宮壼壼苦本翻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撾則瓜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佯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悛於路白之雍悛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

但偎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
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
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
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撾之而臂
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
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
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兖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
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
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
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
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
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
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歷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
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偽應之祖雍之遜亦
預其謀既而背之李悛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
皎謀反及舊傳云之問左還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

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葢忿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刼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梟堅堯翻剄古頂翻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加朝散大夫朝直遥翻散悉亶翻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

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暐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史郢州漢安陸縣地江左置竟陵郡西魏置温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為黨與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相息亮翻不復彊諫復扶又翻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引書咸有一德

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令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埶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埶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貟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賀婁尚宮之類朝直遥翻左道之人熒

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凡此十失君矣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夏四月改贈后父韋元貞為酆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洞泚也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處昌呂翻上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璟俱永翻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屣所徙翻履不躡跟

也謂璟曰朕謂巳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趨與趣同尺玉翻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少詩沼翻左御史大夫蘇珦珦式亮翻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歷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朝直遥翻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折之舌翻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惡烏路翻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舊志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

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亳旁各翻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瀧所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　考異曰唐歷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暐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勲封

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蠻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酋慈由翻）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洵音荀泚且禮翻）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將即亮翻）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軍（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充五府大使（五府廣桂邕容瓊五都督府也使疏吏翻）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

氏遣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元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甯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甯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為幷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録參取諸書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太子重直龍翻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為太子不終張本珽作鼎翻珽璹之弟也姚璹相武后璹殊玉翻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武三思陰令人疏皇

后織行肦於天津橋行下孟翻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内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譖五王樂音洛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愔於今翻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朝直遥翻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處昌吕翻上以暉等嘗賜鐵

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録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傳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州瀧所江𣿬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恕己於環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取環王國為名屬嶺南道玄暐於古州古州亦李弘節開夷獠置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禄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

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說輸芮翻使疏吏翻惡烏路翻比毗至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鉏加翻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已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本草

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䕶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

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勝音升掊薄侯翻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捶止蘂翻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都甘翻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

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鴻臚陵如翻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埶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相息亮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

已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

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從一德玄之子也竇德玄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工衡翻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魚蹇翻磑五對翻激水為之不勞人功而自運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守式又翻瓌古回翻治直之翻爭讀曰諍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

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儋都甘翻餘黨皆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冠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屬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為默啜所冠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大摠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吒初交翻丁已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鎮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掠

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詰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騎奇寄翻）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升）會罷而卒（卒子恤翻）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素何翻）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戶買翻姓也）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

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嗢鹿州都督府嗢鹿汶湖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而立己為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況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是年九月方改元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

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俌方矩翻）以為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帥所類翻）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尭翻將即亮翻）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乘繩證翻）來

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易以豉翻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帝既復辟改武氏崇尊廟為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歷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因名酅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追封后父韋玄貞為酅王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

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令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唐會要神龍元年勅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自令奏事不得言中興（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令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

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吐從暾入聲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摠管以備突厥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晋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使志忠傅會以獻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太帝之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詭耳

上以為然（史言帝愚暗為下所罔見賢遍翻）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姚嶲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嶲音髓使疏吏翻監古銜翻）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重俊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婕妤

音接予樂音洛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沙吒忠義等禕吁韋翻吒初切翻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騎奇寄翻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闗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索山客翻下同考異曰舊紀作庶子今從實録實録云斬闗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

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上官倢伃名也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倢伃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朂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内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

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為名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揔管將即亮翻下同思勗挺刃斬之挺拔也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憩於林下為左

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反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柩音舊梟堅堯翻朝直遥翻〕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更工衡翻蝮芳福翻近其靳翻〕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永和漢狐讘縣地後周置臨河縣又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讘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興縣地宋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畿內也永和外縣嘉勗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興平也當從新書號戶高翻〕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

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守手又翻更工衘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内常侍唐内常侍正五品下漢世之中常侍也六典内侍省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侍之職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傳詔令揔掖庭宫闈奚官内僕内府五局之官屬内常侍為之貳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為陵亦非禮也駁北角翻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

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施以豉翻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里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

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帥讀曰率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因有引相王者珦密為之申理珦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為于僞翻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樂音洛尚辰羊翻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

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歷元年嗣祥吏翻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為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事見上神龍元年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

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夫音扶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考異曰實録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葢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録因載兢疏耳相王寛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初右

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六典大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悉宣翻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錄元忠

致仕在九月令從舊本紀仍朝朔望朝直遥翻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劾戸槩翻又戸得翻以為厎君集社稷元勛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㵒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

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梁置渠州後周又為北宕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

嶠亦賛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蛮獠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衙翻下同彈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虚翻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令力丁翻則天昔在三陽宫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

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毋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長泰泰死乃立為寺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滻坡樂音洛府庫為之虛耗為于偽翻上及韋后皆

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監古銜翻樂音洛）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雍於用翻）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為宦官而然須與鬚同）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

蘊瓌罷爲行吏部尚書按二年瓌請察正員官闕員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更爲侍中表云令年罷誤也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爲萬騎騎奇寄翻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揔管以擊突厥左屯衛之下逸大字比至虜已退比必利翻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蘇安恒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宮人有文學者一人爲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爲習藝館又改爲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筭衆藝恒戸登翻矜高好奇好呼到翻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

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采捕魚鼊為傷生分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中書舍人房子李乂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采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豉翻以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詩少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刀網罟年滋施之

一朝營之百倍施式豉翻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謹案卷二百七第四頁後八行以并州之太谷祁縣置太州刋本祁訛祈據新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中宗嘗名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刋本瓌訛頲據新舊唐書蘇瓌傳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刋本帝訛宗據本書漢紀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洛州北邙山刋本邙訛卭據六典及續漢書郡國志改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共平章尚書奏事刋本脫章字據六典增

卷二百八第一頁後五行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東都四千九百里刋本作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檢舊唐書地里志此係康州至京師東都里數與端州無涉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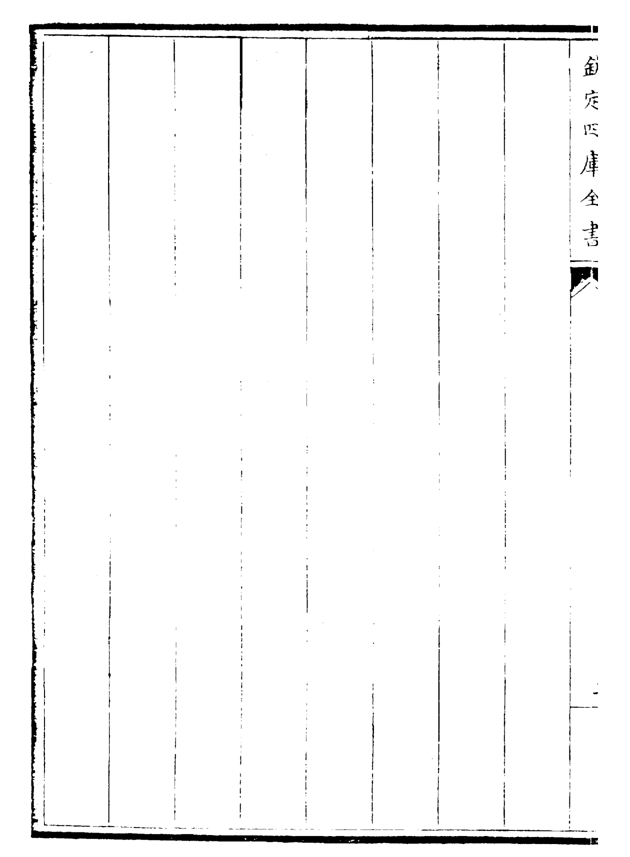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一行掌外府雜畜簿帳牧養刋本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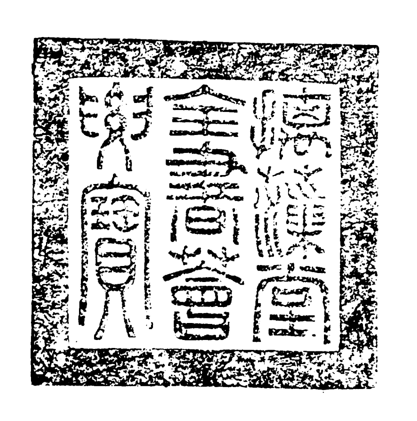
府訛西河據新書百官志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騫九輦翻刊本輂訛輦據廣韻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以鳴沙縣屬會州刊本屬訛置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彈徒丹翻刊本彈訛渾據正文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鄧肇槐